屈騷指掌

王序

吾友晉陵胡文英質餘氏博雅善著書尤嗜屈騷旣斷取漁父以上爲正文復益以二招其餘則置不錄嘗嘅王氏逸洪氏興祖諸注紕繆甚多卽晦翁朱子攟摭雖勤往往于攷據訓詁猶疎遂手自鈔撮爲之解誼食貧居賤東西游走輒攜行篋中採剟修改至三四過稿始具余讀其書于地理名物攷索最精不爲空言疏釋而騷人之旨趣自出其有刊落舊說別豎新義者

盡必稽之往籍按之目驗而後著之未嘗苟駁前師譏辭𦘺說以相詆訐從來屈注當以此爲第一家質餘洵所謂好學深思多聞博物之君子矣按太史公及劉向論次屈子于離騷外別敘餘篇不以全書通目爲騷也班氏則以屈子所自著者曰賦王氏采衆家之依放者盡附之故題曰楚辭至蕭統始以諸篇皆謂之騷劉勰辨騷亦然此書題署大氏從蕭劉氏云余獨疑質餘曩嘗刋莊子矣茲又將刻屈騷行世夫此

二書者皆余之所篤好賁餘爲人甚修飭絕不類莊周放曠而屈大夫者放逐煩懣詞多鬱伊若賁餘則行高而心寛伏處自適彈琴咏歌其閒居則嘿嘿然行于道塗則循循然夫何離憂之有哉余不知其相感于百世之上者何義也旣爲題其端又舉以訊之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夏五月西莊居士王鳴盛

題于京師青棠館

自序

余注屈騷最久辛巳夏晤王禮堂先生于都門先生擊節歎賞爲余序其端茲流光荏苒又二十五年矣恐久而散軼爰校而梓之亦不忘嗜芰嗜痂之癖云爾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春三月下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

屈騷指掌

凡例

一屈賦二十五篇班氏承史公之舊葢湘君湘夫人作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作一篇皆合廟分獻也自王逸不知九歌之爲九遂釐出二招又列入諸家之作今觀諸作謂抒其感憤則得矣至和平懇惻有關于性情政治之得失終莫能與屈賦並也今仍班氏原文槩刪諸家收入二招故第名之曰屈騷

一屈騷年次已遠無可考次其先後第于隱躍有據者分注其時地于各篇之下讀者心顯神探而得之則可至近時坊本多以意顛倒舊章非王逸原書次第未免爲有識所笑今摒出九辨諸作之外槩依王逸本先後次序葢亦愼而闕疑之意也

一屈賦中多有錯簡緣古者竹帛分裂師承各異遂失正定余于此書讀時甚多解時甚少記誦更絕不繫心是以與古詩樂府互爲流

環沈鬱俯仰吟嘯迄今二十餘年初則不放
過實字後并不肯放過虛字是以敢與舊說
稍立異同然第注之曰此句宜在某句上下
疑在應在某句上下不敢妄發議論誠不願
讀者肆為凌躐得注者之意忘作者之神也

一屈賦列題于左古也第古人帛卷由左先展
故識之曰右某篇欲使學者見題辨物或所
求非此篇則仍卷之非有他意也今既用逐
篇紙卷則先展由右題亦宜在右矣故悉從

文選之例標題在右其實與在左一也

一屈騷字句各本不同要當以語句渾厚上下文虛神和洽者爲主至字之今古酌之洪興祖朱晦菴諸本詳審上下文别無深義而怪者恐係揚雄劉向增入則從恒用之字稍有可疑及與周秦經史子集互相根據者仍用古字

一屈騷之注一壞于穿鑿再壞于詭隨總于學問思辨四字有義襲蹴等諸弊葢穿鑿緣心

譟詭隨緣心浮古人博學不遺于俗諺審問不棄于芻蕘愼思不入于元渺明辨不執夫固我虛公之至則我不生畺于樹人不臚背于馳

一屈騷之注自王逸至今百有餘家余注屈時不看諸解惟求其理之是神之順情之曲摯無所不到而銖黍不失乎正其有不得者沈日夜設身處地求之求之不得而後檢諸解之是非其有是者無論前賢時彥必表其名

不肯竊美

一屈賦篇幅宏闊賦比興雜出難與毛詩同論界限朱子雖舊有賦比興之例然精神莫能詳到往往爲物論借端令槩去之誠以學者能以一氣順行乎千廻百折之中則賦比興當自得之若到處凝滯反失其眞矣

一屈騷解者旣多各偏所得勢不能無所是非然君子之于書也第求其理之是而不求其說之伸昔見注家取巳所長擊人所短甚至

苦相排擠。併其人無立錐之地而後巳。雖明道不可不力。然亦不必過爲巳甚。蓋理之然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豈可以强爭而勝者哉。故此書雖成。海內高明之士。倘能摘其非而進以確解者。不妨見示。俟纂入餘論。必不敢堅執前說以自成鄙固也。

一屈騷所用禽魚草木。僅毛詩十分之一。惟天問一招。多山經海志怪異之物。不可悉究。餘者正宜眞知確見。以無負多識之訓。卽不知

者亦當闕疑以俟天下後世廣搜博識以得其眞則傳疑猶傳信也古人博物如揚子雲鄭康成郭景純張揖陸璣極爲留心尚多謬誤余于書中鳥獸草木必聞見確切曲釋其形並攷南北土名俾博物君子知其是而然之知其非而辨之其有舊說游移淆混者必闕疑而不敢仍襲誠以千百萬人之心思共攻此一物則不憂不得其眞若徒勦說雷同豈學者實踐之功哉

一屈子所涉之地、不無陵谷變遷、然其有功于民物、靈爽光昭、大槩不泯、故其所過所止之地、輒有古蹟俎豆之存、惟王逸以下、誤以今之湖南爲江南、是以湖南湖北江南之地名、確有可據者、反置之不論、其逆流順流東西南北水陸路徑、俱不分明、則屈子之志、亦因之以晦、余兩涉楚南、三留楚北、詢之耆宿、按之衆圖、繹之屈子之書、髣髴之所涉、得什一于千萬、以俟博物好游君子、攷而證之、其涉

境之然否當益著也

一屈騷之音楚音也然楚地甚廣上至今之湖南北下至今之上下江江西大抵楚辭之音楚南北音十居其七上下江音十居其三秦燕豫粵之音亦多有之第學者多泥沈約韻書沈吳音往往與楚音不同然欲強屈子從沈約則過矣予嘗求土音于楚中學者多不能得惟于童稚舟輿之際恒有領會故于楚辭之音約分三等其同聲相諧者不論脣舌

齒喉、平上去聲、概從古韻相通、葢後世古詩猶然、況屈騷乎、至不同聲者、乃取土音讀之、無可讀者闕之、皆以自然爲貴、不欲强古人以不適也、

屈原列傳

漢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于治亂、嫺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

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願請往如楚如楚又

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于懷王之寵
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
旣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
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
破之、殺其將唐眜、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
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
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
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
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于

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

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剉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

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流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于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于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

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于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

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并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秭歸鄉、北有女嬃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

砧聲隱隱可聽也、噫、異哉、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没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于江潭澤畔、兼葭白露中耳、

屈騷指掌目次

卷之四

屈騷指掌 卷一

武進胡文英繩崖注

離騷

離騷先述祖父、中及其姊、末曰國無人、玩其嚴整、應是初被疏放時、向秭歸故居所作、秭歸卽今宜昌府歸州、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左傳僖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秋楚子滅夔、蓋夔與楚、皆祝融之後、實顓頊高陽氏之後也、楚武王子屈瑕、受屈地爲卿、子孫因得屈姓、原卽其後、故與楚爲宗卿也、皇考、父也、曲禮、父曰皇考、伯庸、五臣注云、原父名、洪氏以爲原父字、不知古有顯親揚名、而無顯親揚字也、且禮臨文不諱、

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庸降古通韻。爾雅釋歲、歲在寅曰攝提

格、貞、正也、又爾雅釋月、正月爲陬、以夏正攷之、蓋寅月也、庚寅、日也、原之生年月日皆在寅也、降、如維嶽降神之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覽、揆相度也、初度、初年之氣度也、肇始也、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平、則法也、靈均、天所付之秀靈、均平無頗也、紛吾旣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內美本質也、修能、學力也、能字與均字本屬一韻、他解叶入佩韻、牽强不可從、下凡本有韻而不必叶者、多倣此、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扈音汚去聲、辟與僻同、汨音骨。扈、近身而收其芳澤也、江離、江南俗名離香草、芷、一名澤蘭、根白如雪、葉如鳳仙花、對節而生、大者三岐、頂上開小紫花如米、通體皆香、郢中產、紉如

紉箴請補之紉、秋蘭產蜀中者佳、汩如水之汩而不返也。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阰音皮。搴、搴引而取之也。阰與陂同、洪氏承王氏之謬、以阰為山名、在楚南。阰既可為山名、則洲亦可以為地名矣。木蘭、一名樹蘭。小者數尺、高者數丈、皮細于木犀、葉亦相似、花小而香、閩粵人以之和烟草、名蘭花烟。史記優孟曰齎以薑棗薦以木蘭是也。宿莽未詳。原言己之如此朝夕孜孜、日月已不淹留所以起下恐美人之遲暮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美人、謂君也。古詩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蓋精華一謝、努力亦無及矣。臣子愛君以德、不當若是乎。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改乎此度、必指一事而言。孟子、王庶幾改諸子

日望之、同此用意、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馳騁同夫音扶下同。騏驥喻法度之可行者、來吾道夫先路、恐君畏難晏安、故已願先行以顯其無難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三后見呂刑謂伯夷禹稷也、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乎蕙茝。菌音蕈茝音改又音藹。申椒、申地所產之椒、菌桂、即今之肉桂、葉如柿而狹長、枝榦稠直、皮色如西北方之白楊、李時珍以爲木犀非也、黃山谷曰蕙一莖數花、蘭、一莖一花、茝、香草、方赤莖、葉如馬蘭頭草、紫苞開小白花、通體俱香、荊豫名解汗草、鄂黃名醒頭香、吳名醒頭草、北方曰茝康草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耿介明而有分辨也、惟遵道故得路、三后不愧爲臣、堯舜不愧爲君、所謂責難于君也、何桀紂之昌披

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昌與猖同被音披○猖被放縱無檢束如不介馬而馳之類也、捷徑窘步喻以私智行小道故至于顛覆也唯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樂音洛隘音益○黨人、上官之屬蓋上官欲讒原、必先與左右近臣互相糾結、及進讒之時懷王亦必詢其眞僞而小人共文致其罪故曰黨人若漢唐宋明以小人而目君子爲黨、夫亦變白爲黑、愈出愈工、而君子幾無自全之術矣、吁、可畏哉、偷樂、陰縱已欲也、幽昧險隘、則無可共由、而將爲窘步之續矣、柰何以此道君哉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至于窘步時豈僅我一身畏禍哉實恐君之顛覆而不忍坐觀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毛詩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前王踵武、堯舜所行也、荃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齌怒。荃音飱齌音薺。荃、芳草、與萱草相似此以芳草喻君也齌疾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謇謇訥言而諍也數而取辱之義臣豈不知然欲忍而又不能舍蓋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此二句疑應在夫唯靈脩之故句下初既與余成言句上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靈修、得其秀靈而又有脩為之功者、謂君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此二句衍文、洪興祖曰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始發羌字之義、疑後人所增也、余按黃昏為期抽思篇有此二句、或係重出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成言、成約也、承上言我之明知謇謇為患而不

舍者恃與君有成約耳孰知君悔遁而有他志哉離別指疏放言數化謂始于未得道而化至成言之局今又從黨人而化爲悔遁也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晼音宛。三十畝曰畹晦畮同畦畫其町畦也留夷揭車未詳其形爾雅揭車芞輿余按楚省有揭香而未有揭車俟更攷也杜衡花名按西山經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癭舊說誤以杜衡爲馬蹄香馬蹄香卽零陵香葉大如指與其狀如葵之說不符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

此喻己平日培植人材之多將以爲國家之用也夫爲政之要莫急于人材伊周之佐君不過如是而屈子已見及之豈若世之高言經濟而于人材漠不經心至于孔亟之時倉皇自斃而無一人之

足恃者哉。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萎絕何傷餓死事小也。衆芳蕪穢，失節事大也。黨人競進成風，以相導，則九畹百畮之多，保無有委厥美而爲小人所用者乎。然其初則嚮善而來，中爲小人所誘，是可哀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索，桑故切。婪，貪之盡也。靳尚，楚臣，而敢受敵國之賄，則其于本國，貪婪可知矣。憑，依據也。恐人奪其位，故方求索之時，復興心嫉妒也。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羌，孰料也。恕己量人，謂自我平心而忖也。各興心而嫉妒，君子嫉邪，小人害正，以我之憎小人量之，則小人之憎我亦其宜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承上言，小人競進，我亦有所追逐，但我之所急，非若小人之貪利，分道而馳，不必妒我也。老冉冉其將

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君子疾沒世之無稱蓋必須實有功于民物方能不朽故世之未嘗聞道而托于隱遁者之所以爲純盜虛聲也不然聖賢豈不知自逸而顧爲此汲汲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英古音央。墜露落英言學力自然不假勉強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顑頷音坎汗。信姱練要無實得之功脩而簡練揣摩也顑頷或揚覘或頷之所謂含怒待臣也舊注食不飽而面黃之貌君子謀道不謀食義未確也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擥攬同薜荔木音必利。根木蘭之根也薜荔藤生葉圓長開小黃花好緣壁而生楚地俱產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纚音里。胡繩未詳其形疑即今郢中所產之元胡

素也、纚纚不絕貌、韓非子、洋洋纚纚然、或得其根本以旁徹、或貫其曼衍之餘英、或屈烈性以就馨香、或膺藥石以爲永鑑、皆實踐之學、非倘竊揣摩者比也、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前脩、古賢也、服、習慣也、周、合也、彭咸、殷大夫、諫君不用、投水死、言我之爲此謇謇者、本以法夫古賢也、乃世俗已不相習而驚而怪之矣、然吾之志、本不蘄合于今之時俗、但能如彭咸之死得其所、亦已幸矣、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民生、人生也。此二句脫簡、宜作余雖哀民生之多艱兮長太息以掩涕、

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鞿羈音機計、誶音雖。鞿羈、受人所掣曳也、誶、叱啞之聲、吳楚有此諺、莊子、擬人逐而誶之、言我雖好脩而甘受人所掣

曳然世俗之人朝則誶之夕則替之不欲我有此脩姱也旣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纕音襄。纕佩帨之屬承上言彼雖廢我之蕙纕而我又加之攬茝者誠以姱脩乃我之所善雖九死猶不以爲悔豈挫折之所能改乎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浩蕩寬大不覺察也民心人心也察民心則小人不得以行讒矣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諑音啄蛾眉喻己之才美出衆也謠流言也諑以言語啄害人也言此皆妒我者謂有此耳非臣之實有是不善之行也君柰何不察而信之哉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偭音面偭或

曰向也或曰背也蓋由面轉背之意猶詩輾字之義耳當規矩繩墨陳設之地雖欲改之則人必不以爲然故工巧者必偭之背之也周容爲度以合而取容爲度不問其離規矩繩墨若何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忳音屯邑悒同侘傺音叙菜。此二句脫簡宜作吾獨窮困乎此時兮忳鬱邑余侘傺忳有物屯於心而不得去也侘傺去住兩難之貌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弟曰不肯爲不能爲猶屬有强制曰不忍爲則三代直道根心而然矣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鷙鳥鵻也即鷹隼之類毛詩傳鵻夫不一宿之鳥夫不夫不與婦同宿一宿獨宿也前世古來也喻已之剛鷙故不入羣也

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方圓能周隨方逐圓無所不合也方圓能

周、異小人之何以能無所不合也。異道不能相安。詫已之無術以處此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詢與詬同。承上言已既不能苟合、故屈心抑志而不得伸、忍時俗之尤、而取世之詬厲也、然尤詬何足爲病、即使伏于清白而不汙死于直節而不枉、猶爲取義成仁、而爲古聖人之所深許者、尤詬何足爲病哉、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相道不察、始則誤以爲可行其道也、延佇將反、知道之不行而思歸隱也、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陶靖節、迷途未遠、即用此意、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

蘭皋、椒邱、遊息之地、無時不學也、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離罹同。

初服、初年之所行也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襲集同。唐八贈隱士詩、多用荷衣事、即此意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而信芳亦昌黎吾之退未始不爲進之意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糅音丑。陸離、斑駁貌、昭質本來清明之質也、芳澤雜糅、修爲之功也、昭質未虧、則有以復其初矣、蓋信芳而不染于汚俗、則昭質自然無虧也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游目、周視也、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蓋以天付我以如是之材質必將有用我之處、故託辭以盡其意也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彌章、則雖欲隱而不能矣民生各

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樂音洛。好脩爲常。體解未變。非自矜所得。蓋小人摧折君子。久之而或難于事端。或廹于公論。未嘗不欲稍用君子以平其勢。但不欲其倔彊猶昔。而欲其隨吾運轉耳。豈知大丈夫寧爲蘭摧玉碎。而不忍爲蕭艾之敷榮。此所以體解不變而心不可懲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嬃音須。嬃原姊名。聞原被放而歸。覩之。故歸州以此得名。又名其鄉曰姊歸鄉。後賢立廟于鄉祀之。離屈原故宅不遠。嬋媛。眷戀也。哀郢篇。心嬋媛而傷懷。申申。重複也。愛其弟。恐罹大禍。故詈之。使自改也。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蘇東坡曰。史記殛鮌羽山。以變東夷之俗。鮌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變東夷之俗。愚謂鮌蓋才長而量不

足者、觀祀典與舜勤衆事並舉、屈子屢以自況、亦可想見其爲人矣、不盡天年曰殀。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博謇、博學。此謇謇也、紛、多貌、指下菉葹而言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薋音資、菉音祿、葹音施。許氏說文、薋、衆草也、愚按、薋聚也、菉、王芻也、楚名淡竹葉、又名竹葉菜、豫名菉草、秦名翠蛾兒、吳名水淡竹、葹、卷葹也、爾雅、卷葹草拔心不死、未詳其形、獨離、離南也、爾雅離南活莌、倚商活脫、一物也、又名通脫木、今婦人取以爲通草花、女嬃引之、蓋欲其學通脫以自全、非欲其爲惡行也、自王叔師强以薋爲茨遂令嬃蒙屈千載、且使紛獨有三字義無歸宿也通脫木楚中產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說音稅。此余字、嬃代原

言也、言汝不學通脫、必爲衆所惡矣、豈可以家至而戸說之耶、卽或有聽汝之言者、亦不過外貌耳、豈能知汝中情之所存耶、況世人好同惡異、汝何以甘于煢獨而不我聽哉、此予字嬃自謂也、○嬃言止此、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節中、節取中道也、憑、滿也、滿意得行其道、而反歷此轗軻也、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重平聲、敶古陳字。○沅湘、二水名、沅江、發源貴州、經沅州府、辰州府、至常德府、入洞庭湖、湘水、發源廣西、經永州府、衡州府、至長沙府、入洞庭湖、水本二而合言之者、猶禹貢岷嶓旣藝之義也、就重華陳詞世旣並舉好朋、止可仍向前聖定其是非也

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虞書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禹掌九土之辨、并以是而傳之啓也、啓之九辨九歌本以敎民而非以爲娛也、而夏康以此爲

娛而自縱者何哉、新唐書、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穆宗嗜聲色、宦官掌敎坊者、移書取之與此相類、夫祖宗之樂、本以示功德、而子孫乃以爲戲、其衰也不亦宜乎、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

難去聲衖音巷吳楚謂宮中長巷曰衖、太康已不顧難、乃至累及五弟何哉、五子之歌、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夫音扶。羿距太康于河、宜鑒十旬之畋矣、乃復樂于遊畋、蓋亂臣賊子、無善全之理、故浞又貪其家而殺之、螳螂捕蟬、不知更有捕已者矣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澆與奡同。被服、習練也、強圉、猶強禦也、顛隕、少康逐犬

而隕其首也、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桀不遇湯、未必遂殃、遂焉而逢、理所必有、疎而不漏也、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紂之菹醢賢人、自謂有命在天而無虞矣、孰知不徒喪身、並墜其宗耶、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差音初

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頗、偏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錯措同。承上言天非惡于桀紂、而好于禹湯文武、有所私阿也、不過視君之何如、而栽培傾覆、物以類致耳、

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茂與懋同、行去聲。承上言天之所以錯輔聖君者、豈有他哉、亦以聖君自懋其德、誠足以當此下土之重任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

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相去聲。然天猶不輕于付託也，必瞻其前之所爲，顧其後之足以當此重任否，而又相觀民之所以計君立極者何如，所謂天視自我民視也，天之鄭重也如此，古豈有用非義服非善者乎，蓋黨人幽昧險隘，必有道君以非義非善者，故及之。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葅醢。○阽音沾，枘音芮。○阽，近邊欲墮之意，言小人以危法中我，冀我之悔而從之耳，然反顧我之初服，又何悔哉，況不量鑿之能受與否，而遽正枘以入之，前脩已有罹决裂之害者矣，前脩尚然，而況我乎。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當浪俱平聲。○曾，重也，歔欷，飲泣聲，浪浪，垂涕

貌、朕時不當、我生之後也、茹蕙掩涕、余襟浪浪、本以姱脩自慰、反覩姱脩而垂涕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椉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椉乘同、鷖音衣。跪而陳辭辭重華而行也、耿、明也、明得此中正之理、所謂不與其命、何生其才、而將駟虬乘鷖、更求賢者、以通吾情也、龍無角曰虬、鷖鳳類、埃風、自然之風、莊子、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軔音忍、縣懸同。軔、支車木也、行則發之蒼梧、舜葬處、淮南子、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靈瑣、閶闔之瑣闥也、日將暮、托言時之晚也、蓋是時強秦吞并之勢已成、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也。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

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崦嵫音奄茲。羲和日御、崦嵫、日所入之山、言路長而求索未得、此日未可以廹我也、上下求索、思得賢臣以達吾之忱于君也、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飲去聲。淮南子、天文訓、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又若木在建木西、山海經、若木之華、其光照地、相羊、猶翺翔也、此皆申明欲其勿廹之意、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屬去聲。望舒月御、飛廉、風神、前望舒、所以啟其明、後飛廉、所以致其遠、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爲去聲。鸞皇先戒、得其使矣、雷師性急、遂以未具相告、故又使鳳鳥日夜不息、庶可及時達吾忱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御音迓。飄風、驟然之風也。屯其相離則鳳鳥之使難通、雲霓來御、則望舒之明難啓、紛總二句、皆飄風雲霓交相爲蔽之象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即此意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帝閽、上帝閽者、求索而爲風阻雲隔、故欲帝閽開關、庶可直達吾忱、而閽者徒倚閶闔而望、則不得入矣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曖音僾、好去聲。曖曖明滅貌陶詩、曖曖遠人村、曖曖將罷時、不我與也、結蘭延佇、無孤芳而無與爲賞也、世溷濁則無一人足與言、好蔽美則爲性生之不可改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

而緤馬。閬音浪緤音洩。白水發源于崑崙爾雅、河出崑崙墟、色白、閬風、閬苑地、亦在崑崙山也、緤馬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高丘無女、喻君側之無賢人、蘇長公詞、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亦此意也、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溘、忽然也、春宮、青帝之宮、發榮滋長之地、庶無憂于遲暮也、瓊枝、瓊樹之枝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相去聲。此二句、疑應在虙妃之所在下、解佩纕句上。榮華、瓊樹之華、下女、虙妃之侍女、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豐隆、雷神也、雷至疾、故能升而不爲浮雲所蔽、淮南子天文訓、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虙妃、伏羲氏女、相如賦、青琴虙妃之徒、此以賢女喻賢臣也。此二句、疑應在及榮華之未落上、解佩纕以

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蹇脩、蹇蹇之娉脩以意爲人、亦上林烏有桃源漁人之類也、理、理其詞、亦媒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緯繣音韋畫。離合、其見未定也、緯繣、則牽制于欲而不能動矣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于洧盤。窮石、洧盤、皆地名、次窮石、則如有窮氏之恃其技故下云驕傲濯洧盤則如溱洧俗之蕩其心、故下云淫遊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人有周公才美猶不可驕吝、況又加以康娛淫遊乎此所以惡其無禮、而別求賢淑以達我之忱也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相去聲。爾雅、東至于泰

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偃蹇翹起貌有娀逸女高辛世妃皆不妒之人故欲求以達吾忧也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鴆毒鳥也鴆鳥晏安故不肯行而託辭不好也吾使之彼不往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彼願往吾不使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不使媒無是理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既使媒又不諧。于四者之中一無所就所以曲盡其意而致其誠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至于四極則已止矣更欲遠集將無所止故逍遙而爲近功也有虞二姚中興夏室者虙妃帝者之祥有娀王者之祥二姚中興覇者之祥易妻道也臣道也故屢

以賢女喻賢臣求達吾忧也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理弱媒拙托言之也導言不固則雖欲小就近功而不能矣蓋霸術本非所願故微及之而不甚切也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惡去聲稱惡稱我所見惡于君之事也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邃音粹焉音烟○閨中邃遠不能見賢女以達吾之忧也哲玉懷王也寤與悟同即上文所云不察民心也與此終古謂此時不能有所建立將泯泯于宇宙之間終古如此也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藑音瓊筳莛同篿音專藑茅菁茅也一名絲茅似蘭而狹長三四尺赤葉無中莖郢中產爾雅藑茅即此物也郭景純不知但解藑字而

遺茅字誤矣寸折爲筳蕁布策也周易策字從竹可以類推筳中或折草折竹折木枝折桂香信手布卦以占吉凶靈氛善占者檀默齋云蕢茅折草以卜俗云招茅卦是也筳蕁擲玟以卜俗云討筶子是也玟或用木或判竹或以蜃蚌各隨風土用之故字或从玉从竹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兩美必合其理如是也孰信脩以楚之無賢人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隨地皆有引進之人不必楚也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女汝同。無狐疑見原之不忍去而令其決計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言隨地皆有賢人足以容汝之姱脩不必楚都也

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

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惡去聲要古腰字。善惡所善所惡也舊作美惡言不知屈子固有美無惡也屈子之所善者在芳馨之物所惡者在穢惡之類人之好惡雖不同然大抵不遠至于黨人則純與屈子相反故可怪也戶比戶也指黨人言艾不芳之草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草木指賢否言珵美自喻也蘇糞壤㠯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㠯古以字。蘇散也糞壤充幃則較之服艾盈腰而愈甚矣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要平聲。靈氛已令其無狐疑此復狐疑而決之于巫咸皆多方托言以盡其意非誠有是心也巫咸古賢人知吉凶者

椒糈芳糗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剡音廯。百神備降則可以決其疑九疑並迎則獻疑多而難決矣故必須巫咸揚靈以致辭也九疑山名皇指巫咸言。皇剡二句疑脫簡應作告余以吉故兮皇剡剡其揚靈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榘矱音矩矱。陞降致涉也上下即上下求索之意榘矱所同則不至不量鑿而正枘矣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咎繇與皐陶同摯伊尹名古賢君虛心以求合于道則臣亦一德而合于君蓋苟有好修之君自不戒以孚而無用紛紛求媒以達吾忱也說操築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

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說音悅。說築傅巖見書說命、呂望屠于朝歌戰國時有此說甯戚謳歌見淮南子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年歲兼已及君而言時未央謂大運未去及今猶可挽回造化也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鵜鴂音啼決。鵜鴂子規也恒以三四月啼、其聲悲感聽之使人百事皆廢精神懈怠、此鳥一啼春芳盡歇喻小人功利之說既行則士氣不振也是時張儀猶未至楚屈子已逆畏其有是說矣國之存亡爭此髮間安得不三致意哉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薆音僾折去聲。偃蹇傑出貌薆然盛障貌拆讀若致北

音也、折之、摧折之也、小人交相爲蔽、亦可已矣而必將摧折而後已者、蓋黨人恐其復用、乘機摧折、一以省障蔽之勞、一以遂嫉妒之願也。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時序既更、則物性亦奪、故不可以淹留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茅古音矛。先言時之變易、而後言芳草之變、則上之人先有以功利導其源、故人材不能自立、而隨風而靡、亦可見矣。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莫、疑辭、莊子莫莫、則傳言者殊、蓋疑好脩且害其身、故變易如此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長、如莊子有長若不肖之長、無實容長、謂中無實得、而貌若有長也。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觀其今日之變則知其當日不過附虛名而至、而非守死善道者矣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榝音殺。榝、茱萸也爾雅、椒榝醜荥干進務入指椒榝言不能自祇其芳且將不成其爲椒榝矣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歸之時俗流從而不能不變以見特立之難而非盡其材之罪也。此下疑脫及余飾二句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昔之美衆芳如彼、而今之責衆芳如此者以瓊佩受蔽、而衆芳默不爲救也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歷茲、歷此摧折而不變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沬音昧調去聲。難虧人不能損其美也未沬已未嘗虧其節也和調度以自娛所謂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也浮游猶逍遙也蓋衆芳既不可恃則求女亦非可以驟致也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余飾方壯喻學力方富足以有爲也周流觀乎上下審察其求合之人也。此二句疑應在孰能無變化下攬椒蘭句上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歷擇也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爢音糜粻音張。羞乾脯精治之精也爢屑也粻乾糧也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上爲字去聲。飛龍駕車取其速瑤象飾車取其貴重華美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心既不可同則雖欲強合而不能惟有遠逝自疏庶免于數

而致辱也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邅音戰吳楚諺謂繞道為邅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晻藹音掩藹。晻藹隱翳貌、啾啾鸞鈴之聲也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天津天漢之津、西極極西之地、夕至西極、預期之辭也、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鳳凰靈鳥、知我西行、恐有艱阻、故承旂以備使也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流沙、即禹貢流沙之地也赤水、近崑崙、流沙難行、故遵赤水而徘徊也、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蛟龍為梁、則流沙易過、西皇涉予、則不憂別有艱阻、西皇、少皞金天氏也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待音提。騰飛騰速駕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不周、山名在西北、自東往西本須右行、遇不周當路、故左轉而指西海爲期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軑音第。軑、車中橫板所以倚者、字從車從人、倚一之象。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蜿蜿、屈曲貌、委蛇、蕩漾貌。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抑志、抑下其行道之初志也、弭節、止其旌節也、邈邈、神遠屬也、陸機文賦、或含毫而邈然。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樂音澇。九歌成功、韶樂盡善、本以致治也、今既無所可用、故藉以遣懷費日而已、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戲音熹。西皇之地最高、故曰陞皇、赫戲與赫曦同、過于熱也、素問火太過曰赫曦、登涉既高、無所不見、故忽

臨睨于舊鄉也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蜷音拳。僕夫猶復戀舊疲馬猶懷故鄉而蜷局不行況我有情豈能遽去宗邦哉亂曰。取所未盡之意不擇次序而并言之故謂之亂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國有人則不至于賢而被放矣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不足與爲美政而後從彭咸之所居則亦有以見其憂世憂民之心切而非徒以死懟君者矣

屈騷指掌 卷二

武進胡文英繩崖注

九歌 九歌共十一篇，湘君湘夫人，合廟分獻，各歌其辭，大司命少司命亦然，祭之所有九，故謂之九歌，內惟東皇太一、國殤、禮魂三篇無寓意，雲中君、東君、二篇，正說祭祀，畧有寓意，餘六篇，則借祭神而寫其離合之思，期望之意、

東皇太一 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又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謂之東皇者，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此本非庶民所祭，而土俗好祀之，猶今吳楚民間爲玉皇醮之類，屈子爲之作歌，亦不逆俗而獵較之意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穆和敬之意上皇卽東皇也穆然而將愉悅之不敢自踈亦不敢褻神也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珥劍鐔兩旁飾也璆玉佩也琳琅鏘鳴之聲也瑤席兮玉瑱。瑱鎮同瑤席以瑤爲席玉瑱以玉爲瑱禮天子鎮圭東皇太一禮絕衆神故用玉瑱也盍將把兮瓊芳。盍發語辭與蓋闔俱通孟子蓋亦反其本矣莊子闔胡嘗視其瓊芳嘉卉之屬所以冐蕙肴而飾以爲采也故先把之以俟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藉如藉用白茅之藉漿飯汁也吳楚風俗祭祀皆用之揚枹兮拊鼓。枹音桴。枹擊鼓槌也拊如擊石拊石之拊疏緩節兮安歌。疏分明也節今謂之拍板陳竽瑟兮浩倡。浩繁也倡者既多和者不少故後云五音紛兮繁會

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姣服美服飾神靈之服盡

設像象神而祭也。芳菲滿堂。神既享而餘香散布也。五音紛兮繁會。君欣

欣兮樂康。五音繁會。曲終。以亂將送神也。神樂康則祭者之誠盡而受福矣。

雲中君　雲神也、

浴蘭湯兮沐芳。浴蘭沐芳、爲神像潔也、至今吳楚迎神賽報猶然、或謂古無塑像、然觀戰國策木偶人土偶人之語、則像之設也、蓋已久矣、華采衣兮若英。華讀如華麗之華、若英如花之生動也、靈連蜷兮既留。連蜷、盤旋貌、爛昭昭兮未央。昭昭、微明、迎神至早、華采雖燦爛于昭昭之際、然夜猶未央也、謇將憺兮壽宮。謇、發語辭、憺、恬也、壽宮、上壽之宮、言神將安恬于上壽之宮也、與日月兮齊光。雲以日月出而明、故云齊光、龍駕兮帝服。龍駕、雕螭龍爲座也、帝服、如帝之藻火山龍也、迎神則不嫌用尊服、聊翺遊兮周章。周章、急欲去而不能久留之貌、故下遂云既降而猋遠舉也、靈皇皇兮既降。猋

遠舉兮雲中。猋音飆。皇皇、盛也、既降、蛻龍駕而入內也靈既降位而見其猋然遠舉至于雲中也、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焉音烟。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冀為九州之總名、有自來矣、二句言其德之所被者廣也、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𢥞𢥞。夫音扶𢥞音冲。太息神去之速而不可留也勞心𢥞𢥞、祭者念神之德而不忘也

湘君 湘山之神也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神、夷猶、容與也。蹇誰留兮中洲。蹇行不前也。美要眇兮宜脩。要眇、窈窕倩盼之貌。脩、靈脩謂神也。山鬼篇留靈脩兮憺忘歸、亦謂神也。承上句而言君之不行者、得毋復有所美要眇之人、與靈脩相宜、故留而不來乎。蓋因其遲來而生疑也。沛吾乘兮桂舟。乃未幾而見神沛然、乘吾之桂舟矣。令沅湘兮無波。沅江、湘江、俱入洞庭湖、皆湘君所治也。使江水兮安流。途既坦、庶幾神可以速至。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夫音扶。參差、洞簫也。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其法至沈約時已絕、唐人倚窗間品玉參差、蘇子瞻客有吹洞簫、皆借用也。言望君而君不來、則我之吹參差而俟者、實誰為乎、神

不可以不來也。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邅音戰。我正望神之來、而見神反駕飛龍而北征何哉、蓋以洞庭之道多阻、神已邅繞遠吾道而不能遽至矣、薜荔拍兮蕙綢。拍、舒張貌、以薜荔爲桂舟之蓋、而以蕙綢繆約之、蓀橈兮蘭旌。蓀、卽蘭花所結之蘭蓀也、橈、今惟川船下洞庭用之、柄小末大、似蘭蓀也旌、旌旗、桂舟之餙也望涔陽兮極浦。涔陽、王逸云、江碕名、極浦、近浦也、將近浦而後橫大江、謂搶風而行也、橫大江兮揚靈。橫大江而揚靈、則神將鑒我之精誠、而來矣、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揚靈未極、暗喻君忱猶未全屬也、女、湘君之侍女、借喻君側之賢人、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陫音斐。旁觀者、猶爲我太息、當局者安能不自傷哉、隱、痛也、陫或

作誹帷帟也有沸而不敢啼向人前忠臣之念君私痛自憐而已

桂櫂兮蘭枻。枻音洩。

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斲冰積雪形容桂櫂蘭枻激水之易宜其來也今乃如采荔水中搴蓉木末而不可得者何哉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淺淺分明易見也承上心不同恩不甚二句起下交不忠句

飛龍兮翩翩。翩翩去而不顧也起下期不信句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期不信而告以不閒卽黃昏爲期中道改路之意

黿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黿朝同早也神固時時在望而無如不我卽何北渚承前北征而言江皋不平之地北渚幽暗之境喻君之行止皆失其宜

鳥次兮屋上。

水周兮堂下。鳥次屋上、則神不來可知、水周堂下、則我難去可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指余玦、遺余佩、皆設想期望之辭、言苟能如此、則我將采芳洲之杜若、以遺下女、而道我之忧矣、下女、亦指神之侍女、而實以指神、猶稱陛下閣下之意也、杜若、其根名當歸、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古人多以客行喩失性、還歸爲返本、則遺之當歸、亦望君改過之意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時過機失、豈有及哉、則亦惟有逍遙容與而已

湘夫人

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景純云、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爲帝子者是也、又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

從也史記或對始皇云湘妃者堯之二女舜妃也始皇怒而伐其樹赭其山史公著之以見始皇之不考實而妄肆暴厲非以其事爲實也劉向不識史公微意附會于列女傳王逸以湘君爲水神湘夫人爲二妃韓昌黎以湘君爲娥皇湘夫人爲女英皆誤也以余觀之有山即有神有神即不能無配而分而爲二者土俗于二處致祭也玩湘君歌中橫大江兮揚靈湘夫人歌中靈之來兮如雲即此二句亦可以想味二神之分位矣

帝子降兮北渚。自北渚而來則不蔽于幽暗矣目眇眇兮愁予。眇眇遠而未見故使予愁也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言時已甚暮可以來矣而未來故愁也登白薠兮騁望。薠音煩。薠草有青

白二種、青蘋草似香附、生楚北平地、白蘋草似
藨草、生楚南湖濱、騁望、左右而望也、因神未至、
故迎而左右望之、 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
爲兮木上。張、如前漢書王尊傳供張如法而辦
之張、謂陳設其帷帟諸物也、佳期夕
張則宜來矣、今乃不來、是鳥
可萃蘋罾可施木、甚足怪也 沅有茝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澧音里。沅既有茝澧既有
蘭、則我之思公子、亦其宜也、
未敢言、未知公子之意何如也古人稱女子
亦爲公子、左傳莊三十二年、女公子觀之、荒
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荒怳同。荒忽遠望
但見流水潺湲而公
子不來、其係我
思爲何如哉、 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二句、皆借喩之辭、麋至于庭中、則以神不來而
虛無人焉故也蛟滯于水裔、則以神不惠而莫

能興雲雨也、昔伍員歎麋鹿游姑蘇之臺、楚何爲而蹈其覆轍、蛟龍失水、則螻蟻能苦之、何爲而罹此不祥、感慨無端、非一言之可盡、亦觸緒以增悲而已。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神既不來、則我當往而迎之矣。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迎神而返、言偕逝、深其情以致欲反之意也。築室兮水中。神既不肯來此、則我將築室水中、以就神之所安、未始不可以經營而成也、夫懷襄之世、國勢已屬難救、然使屈子而得任其事、則因一時之賢才、而建不拔之業、如下文所布置、固歷如運諸掌也、奈何徒托諸空言、而不得見諸實事哉、葺之兮荷蓋。葺蓋謂立厰以蔽風雨、而後經營全局、蓀壁兮紫壇。壇音善。紫、紫草可爲絳燭、以下合百草之句觀之、則非紫貝可知、蓋此段除玉鎮之外、皆草木芳馨之物、壇如涉江篇燕雀烏鵲、

巢堂壇之壇、匊芳椒兮成堂。匊音播。匊、分布也、桂棟兮蘭橑。舊注以木蘭爲橑、辛夷楣兮葯房。辛夷、木筆花也、似玉蘭而紫、葯、草名、未詳其形、或云即芍藥、故云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擗音僻、櫋音綿。櫋、聯簷木、張、如鳥舒張也、白玉兮爲鎮。前後所用皆芳草、而獨以白玉爲鎮者、蓋以珵美自喻、而屈子之不動聲色、坐鎮雅俗而治之槪、亦可見矣、疏石蘭兮爲芳。疏、散陳也、石蘭樹、高二三丈、葉似槐、七八月開小白花、甚香、郢中東山產又有草石蘭、頗似吉祥草、芷葺兮荷屋。以荷爲屋、而用芷纏綿葺補之、則可無風雨飄搖之患、繚之兮杜衡。繚、繞也、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以實庭、則賢才衆多、而任君所用、無不備矣、建芳馨兮廡門。廡、廂屋、門、外門、此亦

似可任意、而必用芳馨之物、一以見隨地之不苟、一以見賢才之衆多也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余既有此衆芳、規模成就庶幾九嶷之神、昔助我相迎、而佳人之來、且如雲之盛乎。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褋音牒。遠者、以佳人終于未至、故借以隱合君身、然終莫有所遺、則亦四愁詩路遠莫致之意也、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君歌不可再得、是絕望之意、此云不可驟得、是徐俟之意、

大司命 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此大司命也、歌中壽夭在予、卽此意也、史記、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

廣開兮天門。大司命、天之貴神、主人間之壽夭、故大闢天門以俟其出也、紛吾乘兮玄雲。紛紛然駕吾乘、若玄雲之多以迎神、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爾雅、暴雨謂之涷、飄風先驅、所以蕩滌邪穢、暴雨灑塵、所以導迎清氣、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女音汝。君若能迴翔而下、則我將不憚辛苦、而踰空桑以從汝矣、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空桑、疑卽空桐也、人命係於北斗、故踰以從之、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言九州之人雖衆、何人之壽夭不在司命、暗喻已若得君、則可爲蒼生立命也、高飛兮安

翔。乘清氣兮御陰陽。高飛則無卑近之爲、安翔則無勞苦之迹、乘清氣則所行無濁亂之事、調陰陽則萬物無夭札之虞、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坑、音康。與君齊速、暗喻君臣交勉、恐美人之遲暮、故願導夫先路、帝以主宰言、亦謂神也、九坑、九州之坑坎也、是時民皆陷溺、列國之君、不知民間疾苦、故欲與與觀而拯之也、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被、平聲。言方行時、見神之佩服安翔、如是、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壹陰壹陽言或有默而運之者、或有顯而布之者、衆人豈能知其功用之所存哉、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疏音蘇。疏麻、莖葉俱似紫蘇而青、花青白色、蜀中遍產之、離居、離羣索居也、蓋上文本皆意想之境、未嘗實得如是、故于此欲折瑤華以結離居之心、如下

文所云、不寖近恐愈自疏也、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極、至也、老既至而不自親于君、諺所謂日遠日疏也、此亦古人寧乞憐于君父之意也、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乘龍、驂駕也、轔轔、如車轔轔、衆多之意、此承迴翔以下而言、神竟不相顧而去矣、神本未嘗下而今忽見其去、猶君未嘗近而忽若可近、君本自昔而然、而忽若自今而奪其愛者、忠臣愛君之忱所必至也、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延竚、望君已去而能來也、追久而不至、則愈思而愈足愁矣、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願若今無虧、臣請致事于君、而君亦可以亡羊而補牢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極吾忱悃而不得爲蒼生請命、則必下民有應受此陷溺之苦、而非人可謀其離合者矣、孟子、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行止非人之所能爲、語雖不同、而意實相類、夫聖賢忠義之士、豈僅爲身謀其顯晦哉、

少司命

孔穎達曰、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太尉掌兵、故歌曰登九天兮撫彗星、蓋大司命主生、少司命主死、合廟分祭也、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按麋蕪有二種、古詩上山採麋蕪、山上所生也、爾雅、麋從水生、此水邊所生也、水邊麋蕪與蘭相似、一名香附、又中山經、子虛賦麋蕪芎藭並列、明屬兩物、而邢昺以麋蕪爲芎藭葉、其說誤矣、此言秋蘭亦如麋蕪之多繞堂堦而生、則爲芳易矣、喻國家教化盛行、則薰陶漸染成就人材亦易、蓋懷王承威王之烈、始固全盛也、

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綠葉素枝、指秋蘭言、芳菲襲、喻我所

得力如此也、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夫音扶。夫人、與祭之人也、此原暗以自喻、言善役事宜、皆所素裕、君何用爲我憂乎、穐蘭兮青青。青音精。前言其多、此言其盛也、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以迎神美人喻衆賢士、忽獨與余兮目成。與余目成、言神之眷我獨摯、喻君昔日之會信、已而甚任之也、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入不言、出不辭、言神之忽欲去、喻君之受讒而疏已也、回風旋風也、雲旗以雲爲旗也、此言神將發駕、故下以悲樂二語挽其心也、悲莫悲兮生別離。神人道隔、別離則有之矣、何以曰生、蓋其言屬司命、而神注靈脩、念念不忘、不覺自然流露也、樂莫樂兮新相知。神至未久、故曰新相知、喻君之任已猶未久也、荷衣兮

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荷衣蕙帶、言其芳潔、倏來忽逝、言其會少離多、二句亦指神言。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帝郊、大司命所治之外、誰須雲際、言可以降而不必有所待也。與女遊兮九河。衝飆起兮水揚波。女同汝。洪興祖云古本無二句、古本豈能先于王逸及文選哉、疑而存之則可、坊本直刪之、鄰于妄作矣、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沐咸池、濯之潔、晞陽阿、曝之乾、進于此境、甚易處而綦可樂也、奈何嬿人不來、而徒使我臨風浩歌哉、此亦謂神而喻于君也望嬿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嬿同美、旍同旌。集孔雀尾爲蓋、析翠羽爲旌、言其文物儀容之盛也、左傳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言神之力可以撫

持彗柄、而掃除穢惡也、

慫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幼艾、猶云老少、言旣能撫彗而掃除穢惡、又能竦長劍而擁護衆人、美哉蓀之所以獨宜爲民正也、民正、猶言人主、蓋君正則民莫不正、故謂君爲民正、此亦謂神而喻于君也、

東君

日神也、漢志亦有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暾音吞。暾日漸出貌、照吾檻兮扶桑。及日在扶桑之上而已照吾檻矣、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明叶忙。此余字代神言也、下文操余弧、撰余轡皆是。撫馬安驅而夜既明、見神之功用、不疾而速、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蛇音移。乘雷、車乘之聲如雷動也。委蛇卷舒自如也。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懷叶回。太息將上、言神若有所感而不暇留、低徊顧懷、言神若有所戀而不能去、所以見靈來蔽日之有由也、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言豈聲色之足娛、而神能一顧乎、然觀者則固已憺而忘歸矣。聲色、指下歌舞。憺字從心從詹、心有所注

也、謝靈運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句本此 緪瑟兮交鼓。緪音更。舊說急張弦而對擊鼓也 簫鐘兮瑤簴。簫鐘瑤簴、即招魂鏗鐘搖簴之義耳瑤、乃搖字之誤也 鳴鯱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鯱音池與箎同思靈保、思念欲得神靈保護賢哲姱修也 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翾然而飛若翠羽之會舉乃展唱其詩而合舞矣、迨諸樂器既應律而舞又合節神果悅而下其靈之盛蔽日而來焉周禮天神可得而降蓋歌舞之通于鬼神非空言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神所服也 舉長矢兮射天狼。矢與天狼、皆星名、射天狼所以去貪暴 操余弧兮反淪降。余代神而言弧、星名反淪降、即揮戈返景之意、反淪降所以免遲暮 援北斗兮

酌桂漿。此卽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而反用之酌酒漿所以駐老撰余轡

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日既下西北之後天色杳冥日復東行天明則復出于東南也

河伯

河伯黄河之神也楚自威王滅越之後掠地至魯皆屬楚境故濱河土俗祀之屈子過之因爲作樂章以寓意王逸謂作于湘沅之間者謬也林西仲謂不設祭故弟曰與遊夫苟不設祭歌此何爲也

與女遊兮九河。即禹疏九河之河

衝風起兮横波。衝風衝激之風宋玉風賦衝孔動楗横波風起則波自前横也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水車激水之車荷蓋以荷爲蓋也駕兩龍兩服也龍無角曰螭此皆就河伯所長而已顯與之喻願就君之所樂以爲治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崑崙河之發源望久而神猶未至故登以望之然其境寥廓徒使我心飛揚而浩蕩已耳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日暮忘歸

極浦懷思、所以明已之忱、而望神之必至、喻年既老而不知止者、以極目傷懷、思君難置耳、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言廟中之所飾、乃畫鱗爲屋、畫龍爲堂、以紫貝爲闕、而朱丹其宮、極像神靈之所居而可安也何爲久于水中而不至乎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汝游兮河之渚。

追其所好日逐、喻君若不能奮發于攫攘之際、則亦可以安行而小觀厥成也此與駕龍驂螭、皆誘之之辭

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

流澌紛披、則道通矣、故可以交手東行、觀于大海、以喻陰黨既消、自可以致君至治也、將請也

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美人指神、迎、猶接也、媵送也、予、祭者自謂、送祭者正所以送神也喻自此以後、則無所不順也莊子、

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卽送美人于南浦之意、從此以往、君既得其道、旁人不能致力、而君亦自此遠于凡庸矣

山鬼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蓋有德位之人死而主此山之祀者故一則稱之曰若有人再則曰子三則曰靈脩四則曰公子王叔師牽入懷王公子椒固屬鑿說或以山鬼爲山魈則又不然夫屈子挾九死不悔之操因挫折而乞哀于魑魅魍魎豈復成其爲屈子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被音披下同。女蘿即兔絲也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蓋蒙蔓于中唐則名唐蒙布織于松栢如蘿則名女蘿在草而紐結成團如兔則名兔絲本草及郭景純俱各有所偏也兔絲隨地有之亦緣于松栢但不能如寄生之高即回頭垂絲紛紛下布故多聯草間之兔絲而尋其根則一在草一在木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被薜荔而帶女蘿言

其芳潔也、含睇宜笑窈窕之容也、子、謂神、言得毋慕我而故爲此窈窕之容乎、喻君甚任之日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言神威儀之盛、被服之芳未嘗獨樂而折芳馨以遺所思矣、而曷爲獨遺已乎、喻君之意有他屬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幽篁、深林密箐之中、以喻爲小人所蔽隔也、路險難兮獨後來。山路崎嶇、以喻黨人幽昧險隘、使已不得前也、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言懲此路險難而獨立高山如表、使雲皆在下、不得障我庶可與神相親也、孰知忽焉晝晦、而風雨交加、

不得親矣。然我終留靈脩而忘歸。誠以歲既晏矣。非神憐我。而誰肯遺芳馨以華我乎。獨立二句。喻已之願親于君。晝晦二句。喻君之自蔽其聰明。留靈脩二句。喻歸誠君父。所以動君之愛

采三秀兮于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言我欲采三秀之芝以自華。然石磊磊而不可行。葛蔓蔓而不得入。君既不肯華我。我又不得自華。所以起下怨公子句。

怨公子兮悵忘歸。怨公子則可以歸矣。而反悵忘歸。即鮑照怨君恨君侍君愛之意。

君思我兮不得閒。我既如此。君必思我也。想不得閒耳。此為神廻護之語。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我居山中。芳潔如此。君又思我。然而不得親者。則君必有所疑我矣。喻已之芳潔而君疏之也。

靁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

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狖音又蕭音修。言我之不得親君者、以雷雨猨狖風木之聲、蔽君之聰、使我不得上聞于君、則我雖有思君之忱、而無益、徒自增離別之愁而已、自章首至此、皆借神以喻君也

國殤

祭戰死者之歌此宜作于郢都、

操吳戈兮被犀甲。吳戈、吳地所造之戈、輕且利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壽百年、

車錯轂兮短兵接。已交錯其轂、不能退、不能遂之時、而猶以短兵相接、寧死不肯奔也、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霾音埋。旌蔽日、楚兵也、若雲、敵也、矢交墜、敵也、士爭先、楚兵也、凌余陣、躐余行、敵也、左驂殪、右刃傷、楚兵也、霾兩輪、縶四馬、敵來霾楚輪、縶楚馬也、援枹擊鼓、楚兵不畏敵而仍進也、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壄古野字。楚士之勇如此、宜無不勝矣、而無如天時不得、若于楚有所懟而

威靈震怒者故亟盡殺而棄諸原野也嚴亟也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此痛其死也言見其出往而不見其入反平原忽然而死路復超遠魂魄不知所歸故宜招魂而祭也、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首雖離而心不懲謂既死而猶植立壯往之至也、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此言其所以宜祭也、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此祭而祝其不泯也有願其氣作山河壯本朝之意、

禮魂即今之鄉賢名宦之類此作于郢都者、

成禮兮會鼓。成禮備禮也禮儀既備而後鼓以會與祭之人也、傳芭兮代舞。芭與葩同此即春蘭秋菊之芳也代舞代國之舞大招代秦鄭衛鳴竽張只巳傳葩薦芳即與代舞也、姱女倡兮容與。姱美好也倡如禮記一倡而三嘆之倡、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鞠與菊同。美其有明德以享芳馨而祭祀不毀也、

屈騷指掌　卷二

武進胡文英繩崖注

天問　此篇皆鬱極無聊搔首問天之語王逸謂天尊不可問非也戰國時百家雜說繁稱已盛屈子借以抒憤不必古廟來盡有是事也沈亞之謂楚先公祠廟中所畫屈子既已斥遠安得復至先王廟中且各國之事與無關治亂于楚不相涉者亦在不已煩乎讀者正宜領其維皇降衷眾庶馮生與一切治亂興亡之迹斯有益于身心若徒欣奇美異則齊諧足矣何必于斯至柳州天對未免爲蛇添足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遂古太古也其時無人即有人亦無可詰究誰

傳之乎、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未形、天地雖有而未判之時也、考、察據也、冥昭瞢闇。誰能極之。由冥而漸昭、似瞢而忽闇、天將明而復晦、開闢時象然也、極、如極之于其所往之極、言雖有追溯、豈能極于此時乎、馮翼惟像。何以識之。馮音平。馮翼、天地翕闢鼓動之貌、明明闇闇。惟時何爲。明明闇闇、明而又闇、闇而又明也、其時果何所爲乎、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三合即穀梁傳所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也、本、體之始、化、用之終、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圜同圓。苟無營度者、則不能必其圓且九重、其營度者誰乎、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功、如功用之功、此亦指上九重而言也、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斡音握、焉音烟、下同。斡維、斡之維也、天極、天之極也、

柱何當。東南何虧。何當、撐柱在于何處也、何虧、欠缺在于何所也、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至止也、屬、統屬也、隅隈多有。誰知其數。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隅、多有、有幾多也、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沓、重也、天于何處則重沓也、十二焉分、十二國之分埜、又于何處別之也、日月安屬。列星安陳。陳古陳字。屬、繫屬也、陳、布列也、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湯音暘、汜叶音芭。蒙汜、即昧谷、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夜光、月也、德、功用也、死則又育。死、謂黑而不見如死也、育、生也、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菟、兔同。凡物必有利而後愛之如腹心、今菟之于月何所利、而然乎、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夫音扶、子音宰。戰國策、齊有

處女守節不嫁而使有九子女岐縫裳通于澆而生子而猶曰不嫁何異世之竊祿而僞云少無宦情者乎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後漢書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是強梁所以消不祥也指而問之者以楚之類敗如是莫有救者則伯強之驅厲與惠氣之順物皆虛語耳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闔晦開明指月言楊子太玄月缺其摶不如開明于東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宿天將明則轉于東方曜靈日也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

周書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鴻與洪同荀子禹有功抑下鴻問鯀果不勝治水之任而汩陳其五行衆何以舉之耶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課使人視其所爲果可以成功方任以九年之久也晉書莫之課而自厲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

鮌同鯀言有若鴟

之龜曳銜以導鮌此乃魑魅之技所以眩鮌耳
鮌何以直而遽信聽之乎南山經龜而鳥首虺
尾疑即此也今壺關縣有絲錯鑿溝屈子必
有墮讒人術中若鯀之信鴟龜故僨而問之順
欲成功帝何刑焉。順鯀之欲倘能成功則
已帝何以遽加刑乎永遏
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施弛同
釋放也伯禹腹鮌夫何
以變化。夫音扶。變化謂不同
于鮌之方命圮族也纂就前緒遂成
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
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寘音珍。吳楚謂塞
爲寘與深墳二字聲
本相譌鄭康成云古者聲寘塡塵同也孔穎達
曰寘音田又音珍是也墳王逸注分也謂九州
之地有九品禹何
以能分別之也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應龍佐
禹治水

者問所畫所歷。今在何處乎。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墜地同。舊注康回共工名。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故東南傾也。秦詛楚文。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蓋共工氏恃力不以德者。問共工亦人耳。憑其一怒。何以能傾地乎。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錯。安放也。洿。深之也。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莊子。尾閭泄之。問孰能知其故而云然乎。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墮音妥。順墮。順其勢而墮。長也。衍。斷而復續也。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尻音考。尻。臀也。莊子。尻以爲輪。東方朔傳。尻益高。問其坐落何處。可以尋其本而上耶。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增城。列仙所居。九重。九層也。合九層而計其高有幾里。而不得上乎。

四方

之門。其誰從焉。言層城之地、四方皆有門、宜從何門入乎、喻君門之不得入、莫知所從也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辟音闢。西北、肅殺幽暗之門、雖辟啓而非君子所入、何氣可通、知而怪詢之辭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海外北經、鍾山之神是謂燭龍、視爲晝、瞑爲夜。問日之廣大光明、安有不到之處乎、燭龍究何所照乎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之華。見山海經。言若華雖明、不如日之明也。羲和未御、則日不出矣。若華豈足爲光哉。晦喻已未能致君、其餘小惠皆不足以照臨下土也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冬寒夏暖、理也。今世俗乃云有冬煖夏寒、究在何處乎

焉有石林。焉音烟。林本屬木、而石屬土、勢所不能爲也。今乃云石林、焉有此乎

何獸能言。獸能鳴、理也。今乃能言、此究何怪獸乎。禮猩猩

能言、屈子豈不知之、今云此者、誠以奸回焉有鬼蜮、非人可比、不過獸中之能言者耳、龍虬負熊以遊。龍虬本貴、今反負熊以遊、則焉有其事乎、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本陰類、而雄則剛決而必能致螫、九首則其毒愈甚、儵忽焉在、則亦如小人之忽來忽去而不可測矣、何所不死。長人何守。何所不死、小人與君子同歸于盡、非小人獨不死也、人亦何苦爲小人哉、何守、有何官守也、人徒長大而無官守之效、何足取焉、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家語僬僥氏三尺長者不過十、謂長三丈也、靡萍九衢。枲華安居。萍音平、枲音洗。枲麻也、海內經、有鹽長之國、有木青葉紫莖、元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靡萍、建木類也、九衢、亦九欘九枸之意、問既已九衢、則其華實宜大矣、今僅如麻枲者何哉、安居、卽檀弓何居

之意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海內南經、巴蛇食象、蛇本陰類、今乃滋長而能食象、厥大究何如而至此乎、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黑水三危、人告曰其鄉不死究在何處乎、其曰延年不死壽至于幾何乎、夫不死之鄉、渺芒難即、延年不死、亦有時窮、乃憤詰之辭、舊解作屈子欲求延年、失之遠矣、玄趾以涉黑水故也、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鬿音祈。舊說鯪魚即穿山甲、但無義可取、按海外西經、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又六書故、鯪當作陵、是鯪魚即陵居之魚也、問今尚有此可乘之魚乎、東山經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問其處于何地以食人乎、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彃音畢。淮南子、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墮其羽翼、問羿焉能彃日、烏焉能解

羽乎彈射也、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嵞音塗。問禹之勤力成功以省視九土宜無暇爲室家之計矣焉得適有嵞山之女而相接于台桑之地乎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鼂朝同。憂其無家而于焉匹合將以圖已之繼祀固也然何爲辛壬癸甲四日遽行有如飲食不得眞味而但取快于朝飽乎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離同罹蠥同孽。禹薦益而啓爲君若代益者然卒然罹蠥謂方立而遇有扈氏之戰也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孟子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蓋操心危慮患深而後達者乎此所謂惟憂而能拘是達也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鞫音渹[illegible]

二音降平聲。益掌虞而作兵革，禹但播降而未有射之箕裘，貽啓也，而啟能射而無害厥躬，所以見啓之惟憂而能拘，是達爲賢也。籥矢疾聲，吳楚皆有此諺，玩大戰于甘之義，則有扈未嘗束手待斃，而彼此交射可知矣，故曰皆歸射籥。籥字從竹從夅從匊聲，與匊如白坑破之匊同，與躬降字諧聲、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棘、亟也、賓、不以爲臣也、商、契之後、后夔不祀、故禮樂并歸于契之後所掌也。契爲司徒，本掌九土之辨，而遂以九土之歌教民也。啓方平有扈之孽，而即亟亟于禮樂，故下文謂之勤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境同**地。**

啓屠、勞苦也、勤子、啓也、屠母、啓之母也。啓之子母如是勤勤苦，宜無太康之患矣。何以啓死之後，而羿遂距于河而分其境地乎，豈非天降羿而爲此乎。楚之先篳路籃縷，創業甚難，而一旦爲小人所誘，身死地削，豈非天降孽賊，如羿之禍夏乎、

帝降夷羿。

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河雒二國名、帝降羿以革夏民之孽、則羿應遵道而行矣、何爲復多行不義乎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馮音憑、珧音遙射音石。馮依倚也、珧玉石、所以爲決也、封豨大豕也、后帝仲康也、羿倚其利決而獻封豨之肉、暗示善射以脅帝、故帝不順其所爲也、今强秦脅制頃襄、而頃襄不敢不從、則亦有愧于仲康多矣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純狐氏羿妻之黨也、浞之所以娶于純狐氏者、所以眩羿之妻而致其謀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羿死而浞娶其室、則知殺羿之謀、其妻亦與矣、揆度也、交吞揆、交謀而吞并之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帝欲阻窮鮌西行之路、故置之羽山、何以

能越巘而出，化爲黃熊乎。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註，爲却死氣，求更生。意鮌亦必有其事，而詢之歟。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雚音萑。言鮌已播種秬黍，而營度莆雚之草地，何故與工、驩、三苗并投四裔，而鮌之痛更脩盈乎。疾，痛也。脩，謂永。遇三年，盈，謂念極而化爲黃熊，其痛更甚也。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臧藏同。蜺，天地之淫氣也。嬰茀，縈繞也。蓋畫其形于堂也。大荒南經，雲雨之山有木焉，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木赤枝青葉，羣帝焉取藥。白蜺固可以止雨，然此堂則非其所也。因問禹既攻山而得良藥矣，何以不能固臧其父，而任其踰巘化熊乎。此段舊引列仙傳崔文子事，頗爲相合。蔣叔㬙云，恐是列仙傳附會其說。余以

為不獨附會、亦無所取義、

天式從縱同橫。陽離爰死。

白虎通、天弓、虹也、天式、疑即天弓也、耳談、昔有人于山中見二虹、各吐青紅氣、遂成虹蜺、日沒氣消、虹亦不見、陽日也、虹固生于日雨相交、日一離則暑濕消、而死矣、此因上文白蜺、下文起雨而及之也、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焉音烟。大鳥、商羊也、喪體、缺一足也、家語、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問商羊何以知雨而鳴乎、既能前知、何至喪厥體乎、張協雜詩、黑蜧躍重淵、商羊舞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屛、商羊號屛、亦以類從也、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蓱號、即屛翳、雨師也、問何以興此雨乎、撰、具也、蓱號雖具人體、然其脅乃似鹿、何以膺此重任乎、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巨鼇戴山而抃舞、則山宜𡾰峞不安矣、何以能安而不傾乎、

釋舟陵行、何以

遷之。問澆舍水陸地行舟、究何以遷之乎、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澆如此多力、何不可爲、而乃不知男女之分、在嫂之戶、究何求乎、澆之肆無忌憚、宜若人不能遏之矣、何爲不過如獸然、少康逐犬卽顛隕其首乎、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女岐澆之嫂也、因爲澆縫裳、而同館以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少康知澆宿女岐而襲之、誤斷岐首、而澆終不免、豈非奸回無倖免之理乎、湯謀易旅何以厚之。朱晦菴云、湯字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愚謂此恐是錯簡、若移于何道取之之下、便于桀伐蒙山一氣相承矣、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斟尋已覆舟、少康收其餘燼以滅澆、果何道取之乎、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桀伐蒙山得妹嬉而亡國、則得不償失矣

何足以爲得乎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憤鄭袖之惡而借以反之、非謂湯殛之爲不當也、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鱞同鰥。閔、憂也、瞽瞍至親而不知舜之孝二女無親、而命于堯、此何故哉、在于能察與不能察耳、懷襄于屈子、不猶瞽瞍之于舜乎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極音忌。紂爲象箸箕子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必爲瑤臺瓊室、是以有其初萌、卽可意想而知、極料其所終也、老子九層之臺起于累土登立爲帝。孰道尚之。道、猶引導、尚、加諸民上也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媧音瓜。女媧之牛首蛇身、固異于恒人矣、然孰從而制度其形乎舜服厥弟。終然爲害。子蘭、亦猶象耳、襄王柰何不悟哉、何肆犬豕而厥、

身不危敗。象傲如此、宜自及于危敗矣、不危敗者何哉、然象害兄、子蘭害父、其罪尤甚也、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言吳國之得以迄今猶存古道者、以泰伯仲雍之採藥荊蠻、遂來于吳耳、然豈期遠去如斯而得此兩男子乎、吳獲迄古、若諸樊季札、讓國顯名、亦猶行古之道也、緣鵠飾玉。后帝是饗。鵠、玉鼎之飾也、后帝、湯也、此即戰國時負鼎于湯之說也、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言尹承湯之命、謀輔夏桀、則不宜喪矣、何以終至喪亡乎、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上帝降鑒、見夏不悛、而適逢伊尹之元聖、因簡在帝心、而使之佐湯伐桀也、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說音悅。黎服大說、黎民服其公而說也、何者、使人自醒之辭、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

何喜。啓何以知簡狄之宜而娶之、簡狄何以知元鳥爲祥而喜之、豈商之興、夏之亡、早已有天數耶、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該、少皥氏之季子、卽蓐收爲金正者也、厥父、少皥也、是臧、象賢也、有扈氏、該之後也、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專以此聲之、是有扈棄其祖訓、宜其降爲牧圉也、有扈之祖、與楚祖同司五行、而有扈忽焉不祀、是眞可以爲鑒也、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啓固賢而能敬承繼禹之道矣、然思禹當時逆命者、則舞干羽以懷之、順命者厚其生以養之、何至今日不能忘情有扈、而以干戈滅之乎、則亦有以見有扈之自取亡滅矣、禮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身之肥也、曼膚寬膚也、昌黎詩、慢膚多汗眞相宜、卽用此也、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有扈不過牧豎之類耳、何以逢

啓之怒乎。承上懷之肥之而言。應是有扈旣滅。啓未嘗殺之。令爲牧豎以辱之也。懷王入關朝秦如藩臣禮。其辱亦不滅于牧豎矣。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問啓當盛怒之時。親擊有扈之牀。而將殺之。有扈何從先出以逃其死乎。懷王之逃竄而終不能免。其悲更有甚于有扈者。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焉音烟。朴樸也。言有扈若能常秉其祖德。必不至于執朴牧牛也。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但空也。莊子稱有扈氏用兵不止。求實無已。是有扈往求所班之祿。不肯空還。故至國爲虛厲。降于牧圉也。懷襄之營營所得。毋亦似此乎。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鳥鶴也。棘亟也。衛至于宣公惠公之時。亦昏亂微弱之至矣。而懿公猶遵循其迹而行。卒之有狄人來伐。而不得安寧。因問懿公何以養羣鶴于孔亟之時。宣

姜何以肆情于負子之日乎。襄王之晏安鴆毒。更甚于衛懿。鄭袖之嫉妒淫慝。更甚于宣姜。其柰之何哉。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公子頑則眩其弟。而並于淫亂之宣姜。惠公則危害其兄。以天理計之。宜其滅絕矣。而何以頑與朔皆有後人乎。子蘭之外眩其兄。內比于淫亂之鄭袖。上危害其父。天理不可測。得毋又有如是者乎。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小臣。伊尹也。吉妃。有莘氏之女也。此正與棄賢臣而寵哲婦者相反。故問之。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此以見天道之難明也。夫伊尹浮于水濱之木而不死。則天若有以佑之矣。又何以惡之。而使為賤役。媵有莘之婦乎。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

帝。夫誰使挑之。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置之重泉、湯乃行賂、桀釋之、問湯何罪而囚之乎、湯本無意于桀非小人有以挑其釁、何以至此乎、商書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湯之伐桀、亦以諛臣百計謀害于湯勢不容緩耳、懷王之絕齊而連兵不解、亦有開其釁者矣、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爭盟、爭先而至孟津也、踐吾期、武王適至、不期而會者八百也、蒼鳥羣飛、鄗飛鴻滿野之說也、孰使萃之、見紂之有以感召妖孽也、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逸周書武王擊之以輕呂、所謂列擊紂躬也又曰、周公再拜稽首乃出、是叔旦不嘉也、又云、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嘆曰、嗚呼、不淑兌天對、是定周之命以咨嗟也、夫武王伐商、亦

親揆其足以代商而後發也何已定而猶懼乎武王雖勝而懼襄王雖敗而樂不亦異乎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授殷指湯受命也反成反于成湯之所為也安施伊何詰之而使人揭其故以為鑒也、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爭遣伐器謂諸侯皆惡紂而爭使人以攻伐之器入紂師並驅擊翼謂爭遣之時或並驅而入或擊其左右翼也何以行何以將見紂之取衆怒如水火人自致死不勞武王之力也、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逢彼白雉未詳其事或引竹書紀年雉兕皆震及越裳白雉俱未確今按大冶縣有白雉山稱有白雉之祥則昭王受楚之愚亦殆如蜀王之迎糞金牛耳、穆王巧挴。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

求。挴拇同。巧挴疾足也、言其將使天下必有車轍馬跡、究何所索求乎。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妖夫曳衒謂賣檿弧箕服之人也、何號于市、謂童謠何以知有是人有是禍也、焉得、何處得此傾城之婦、詰之也、以喻鄭袖、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桓公輔以管仲則治、用三子而亂、猶懷王用屈子而治、信上官大夫而不得其死也。何罰何佑、疑應作何佑何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曰孰使其惡鄭袖也深矣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惡去聲、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逆、何事逆意、何順、何事順意、揭出其事與衆見之則知紂之惑亂矣、雷開紂諛臣、懷襄之于屈子、上官亦今日之比干雷開耳、故問之何聖

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詳與佯同

一德異方、言或受醢以麋其軀、或佯狂以全其生、當有各行其所安之理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竺與毒通、如山海經以天竺為天毒是也、元子、長子也、毒之謂不肯收育而棄之也、既為長子、足以承宗祀、帝何以毒而棄之也、既投之冰上、宜不能生矣、鳥何覆翼而燠之乎、君雖以為不祥而棄之、天乃憐而收之、屈子見棄于君、能無致望于天之垂憫乎、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馮與憑同。將、舉也、言后稷當懸弧之時、何以即能憑弓挾矢而舉之乎、既已驚帝切激、何以逢人物之救而長之乎、詩稱其誕生之後、即能匍匐而行、則其驚帝激切、故帝舍之而立摯、蓋有由也、屈子切含內美、未知得長與否、故問之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西伯號歎于衰世後得賜斧鉞爲西方諸侯之長求已幸矣何以竟令徹岐社而有殷國乎楚既非秦之臣若能如文王于王何有遷藏就岐何能依。藏即三藏也不窋自竄于戎狄至太王自藏遷而就岐問何能依淒乎楚襄之東北保陳城何以不學太王乎殷有惑婦何所譏。以妲巳比鄭袖憤之甚而反言以詰之也太王爰及姜女而興紂用婦言而滅其得失可考故并舉之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上告謂文王仰天而歎也羑里之囚文王蓋知天命而不辭是親受上帝罰也乃上帝既罰文王則宜救殷矣兩者不可測究誰爲之乎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識音志。文王識太

公于居肆，問何以識之，而何以喜之乎。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悒於悒，載尸集戰，載木主而戰也。夫武王伐紂，雖以救民，亦以報文王羑里之怨，而舒其於悒，載尸集戰而誓之曰，時哉弗可失，蓋甚急也，而襄王乃忘殺父之讐，而無所悒，無所急，豈人子而宜若是乎。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夫音扶。伯林，申生也。雉經，縊于新城也。感天抑地，言其精誠，此以申生自喻，言申生之不必懼，乃無聊之極，不能使已不懼，而欲人不懼，亦可悲矣。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集命，指開國之君言，代之指亡國之君言。問何以天命之不于常如此乎。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後茲承輔，伊尹承成湯而輔桀也。桀得賢臣而

不能用，卒致喪亡，而自痛其不可也。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離音罹。嚴應作莊，班固王逸避漢明帝諱而改之也。闔廬之母得祥夢而生闔廬，故能有勳，然其少年時不得位而散于外，何以能如是之武厲而顯其莊嚴乎。古之少罹散亡者如是，而襄王質齊而歸，莫能自振者何哉。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人皆云彭鏗斟雉獻之上帝，帝饗而私與之壽，夫上帝豈猶貪飲食之微乎，不然而壽何以如是之多乎。王帶存云：美彭鏗之饗于帝，傷已之不見答于君也。問壽命之多長，傷已之將自沉而不得壽也。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蠭古蜂字，蛾古蟻字。中央共牧，君也。何以天往往而怒之乎。蠭蟻至微也，羣守而不能奪其君，其力之固，豈反勝于人乎。亦以人不能識君臣如蠭蟻

耳、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二句未詳其義。○薇野菜、俗名金剛藤、形極似蕨有粘涎者楚人名鮎魚鬚其爽者名黃鱓鬚淪之可食北方曰龍鬚菜滇中曰草薢菜詩薇亦剛止、謂其已老中作釧時言之也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舊註、秦伯有噬犬、弟鍼請之不與以百兩易之、又不聽、因逐鍼奔晉、夫秦伯逐弟、固為不祥、然以襄王較之、則大不及矣、況子蘭陷父于死、不逐已為寬典、況更任之乎、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周書、天大雷電以風、又云、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夫周公誠意感天、因雷電而迎歸、成王究何憂乎、設成王遇天威而不迎周公、天又將何以處之乎、念周公之感天、遂得歸周、傷已之不得歸、而懷襄終不悟也伏匿穴處爰何云。荊

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楚先王篳路籃縷以處草莽所謂伏匿穴處也。楚武王荆尸始陳其衆所謂荆勳作師也。夫祖宗創業艱難。貽謀甚遠。王亦知其故乎。若悟其所行之過而改之。我又何必多言乎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今吳光爭國家之勝負常勝于楚矣。今秦之敗楚師。又復如吳之强矣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環穿于閭社丘陵言吳師入郢無處不加搜索。破國之慘。今將復見也。環閭社。指班處王宮諸事。穿丘陵指掘墓諸事

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史記楚世家。熊囏立。是爲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杜敖是爲成王。成王既立。舉子文爲令尹。堵敖卽杜敖也。天既生令尹子文將輔成王以興楚。則堵敖爲君。自不能長矣。昔出賢令尹而興其少主。今出不賢之令尹而亡其長君。豈非天乎

何

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左傳、鬻拳強諫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楚子卒鬻拳自殺楚人以為忠、屈子傷楚先世君明臣直而已不得逢其盛也、